



通處編輯南華中學校

## 第五回

### \* 南洋居民的種類及其風俗

羅曾稼

大家都曉得南洋是洋人的屬地；然而談到南洋的居民種族，那真亂得很哩。例如：勞苦功高的中國人，自稱文明的西洋人，以及本地的土人，印度人，亞拉伯人，吉寧人……等。

民族既然有這麼的多，論到他的習俗，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所以我便依照平素觀察的所得，記錄了出來：

(一)中國人——僑居在南洋的僑民，再多不過中國人的了。佔有商業、實業、工業的重要位置。財政上操有金融的牛耳，祇是缺乏了開結力，不能發展，不能保存他的特權；否則，說不定要做出驚人動地的事業哩！基督教在此地佔有雄厚的勢力，華人乘機入了教籍，做他社會活動的靠山。他們對於這事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大家都踴躍的去假冒了基督徒。

### \* 國語與華僑之關係

不論什麼人都承認人類是向前進步的。這樣看來，世界上不論那一個國家，祇要他的歷史最久，當然他是會文明的。為什麼我們中國有四千餘年的歷史，到了現在和那幾百年歷史的國家相比，還比不上呢？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他們有團結精神。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有團結精神。我們何嘗沒有呢？這是因為中國的言語不一致。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比方廣東省廣府話·客話雷州話·潮州話·瓊州話·中國二十二行省，就有一百十五種的言語。這樣子中國還能團結歸於一致嗎？

南洋的華僑，大多數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人。其他還有各省的人。其方言一共有幾十種，什麼廣東會館·廣肇會館·瓊州會館·福建會館。其他還有公館。這都是祇有家族和宗族主義的。所以常常手持槍矛，互相敵對，偷東西。這些事情，每天的新聞上都有載的。結果死的死，傷的傷，或被當地政府捕去做苦工。並且外國人還笑中國人太幼稚野蠻了；這就是因為言語不能統一的緣故呵！唉！我們僑居南洋，一舉一動，就是代表我們全國同胞的品行。我們在這裡辦事，若果好呢！那麼不但我們得到很好的名譽，而且國家也得着很大的光榮。所以我們在南洋應當提倡國語，使他們的言語一致，在南洋的地方華僑所到的，都設立學校。像平民學校·義務學校·夜學校等等，差不多都是用國語教授的。這些學校，都是為着一般平民而設立的。將來無論貧富的人，都曉得說國語，自然他們的感情是很濃厚的。我想那時沒有省界的分別了；他們都有充分的同情心，能隨時隨地的團結起來。這時候一定沒有壞的舉動了。我們要做到這種事情，非從國語方面做去不可。所以我們應當疾呼提倡國語！打破一切方言！

### \* 亞歷山大布歌小傳

「亞歷山大布歌」是法國一個紳士，擅長音樂，為人極有互助的精神。

一天，有一個音樂師到奧國的維也納京城裏來奏樂。這音樂師一貧如洗，以奏樂賣唱過日子的。但是這天正碰祭日，好看的東西很多。誰願意來聽他那死調的音樂呢？到了日薄西山，一文錢也沒有得着。那音樂師望着西下的夕陽，歎了口氣。到這時連音樂內精神也沒有了。祇得向旁邊一塊石頭坐下，兩手撐着額角掉下淚來。這時亞歷山大布歌剛剛走到這裏，見了這種情形，就走到音樂師面前說道：「請將提琴借我，頑一會兒！」說着，便拿着提琴隨手奏樂起來。

他奏出的聲音好像仙樂一般，引得遊人從四方圍攏來聽他奏樂。忽然築成一個人山人海。一會兒他便把琴停着，音師就伸出一頂破舊的帽子，向着聽的人們要錢。這時不拍掌稱說，(那許多看的人們)而且把錢如雨一般的向着那音樂師所伸出的破舊的帽子投去。立刻投了好幾帽子的錢。於是那首樂師遂喜出望外，不知道對那奏出仙樂的亞歷山

大布歌道了多少感謝的話。

照上面所記，假使那紳士不發揮互助的思想，不拿起提琴奏出很好的調子來，那音樂師怎樣能夠得到錢呢？所以一個應該實行博愛的主義，不能沒有互助的思想和行為。

(二)歐美的民族——關於這一類的種族，在南洋並不見得多，他們住著安樂的洋房，吃著優美的肴餚，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非常的舒服。我們得不着機會與他們接近，因此對於他們的習俗，無從考察，在此祇得不說了。

### ◎

(三)日本人——自從歐戰後，日本便起來提倡一種「南進」政策。從此以後，南洋日僑遂大為增加，因此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他們抱有本國的保障，倒不很受西人的干涉，他們抱有極大的野心，究竟不知要玩些什麼玩意兒！

(四)印度及亞拉伯民族——這一類的人，在南洋很少見，關於他們的一切，我無從記來，亦祇得撇開不提了。至於職業方面，多是充當鷹察，或車夫之類。

### ◎

(五)吉寧人——居住在南洋一帶的吉寧人，在南洋並不見得多，他們住著安樂的洋房，吃著優美的肴餚，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非常的舒服。我們得不着機會與他們接近，因此對於他們的習俗，無從考察，在此祇得不說了。

### ◎

(六)馬來人——人們都說：近於熱帶的居民是很偷懶的。說得果然不錯，他們便是這麼的一種民族。他們唯一的專門職業，便是睡覺；或少許做些農工生涯，平日對於居住，不大講究。男女階級，非常的嚴格，做父母的多是寵愛女子，因為他們的婚姻制度，是招婿入屋的，他們崇拜回教，無論哪間，都能發現這類的廟宇。他們的生活，都含有宗教的色彩。由此便可見得他們的宗教，是很普及的，他們吃食，用不着叉筷，祇用右手「不用左手」把飯捲成一團，送到口上。他們仍然在這裡給現代人做野蠻標本呢。平素對於社會，國家的關念很淡薄。我想就是「社會」「國家」他都莫解，這樣自然配不上談這些事了。

### ◎

(七)野人——我們欲住在較小的市鎮裡，有時竟能見到這麼一類的野人，他們拿了獸類中的珍奇品與市民互相交換物件，在交易時，他們並不見得粗魯可畏，這大概是被同化了的吧！不過到他們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南洋的民族，不單是以上的幾類，例如：水哇人，蘇門答臘人……在英屬各地，我是沒有看見他們，因之他們的殊異的風俗，又那得探悉哩！

孤女夢

蔡紹南

〔阿麻晚歸伊的哭責表弟的貪心是豎門底深處，總是時時浮蕩着在伊底腦海裡。伊總想把舅母平日所對待他的種種情面，盡力地忘掉。可是那些情節，已經深深地蘊藏在他心底深處，總是時時浮蕩着在伊底腦海裡。伊總沒有那樣巨大的威力能把它忘掉。伊想：「像我這樣依靠人家的苦命兒，總算是我底命運的不幸的吧？」唉！環境是這樣的黑暗，社會是這樣的冷酷……我這……我這到底依靠他人的苦命兒，有誰來表同情，有誰來憐惜！」咳！生命呀！他底人生的意義，就是如此嗎？！伊在朦朧裡從郵差裡接到一封離別數年渺音信的明底來信。注神一看，原來是和伊同知己的S妹寫來的。伊好像很不願意拆開這封信似的；或者是他不敢拆開吧！他總想把他所有的一切蘊藏在深心裡的憂愁除掉。「拆開了罷！」他底腦海裡起了一澎湃的巨濤。

「S姊呵！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不是又受了黑暗家庭的壓迫便是受了冷酷社會的欺詐……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我不願意拆開你底信，使我這孤零的苦命兒增了無限的悲悽……姊呵！你底來意知道了。」

伊實口不願意或是不敢拆開S姊底來信，可是經過好幾次腦海裡的反轉，終歸把那封來信拆開了。

天氣一天冷似一天，伊近來越覺得可憐。受了舅母的氣，自不消說其實這種氣，他早因受憎而漠然了，今夜他重來細細地咀嚼。他早無家可歸的賤人，誰養你這般大？李家肚門親事，你到底打什麼主意？……這話太使伊難堪了，他再也不願意想下去。

默沉沉的夜氣籠罩着這靜寂寂的大地。一陣陣的陰風，習習地向那捲着斗簾的窗裡吹進。這時他朦朧地閉着兩眼躺在床上，桌上那盞半明不熄的殘燈，現出戚戚哭泣的景象來。平時晚上的那唧唧的蟲聲，今晚却悄悄地去得無影無踪。

冷淒淒的陰風，不留情的向伊那薄被裡灌進。他那憔悴的面龐，在那掩掩欲熄的燈光裡輝耀着灰白色的顏色，雙頰間有時不住的顫動。唉！他底生命呀！

「哎喲！S姊！你來了，苦望，我呢！」

「是，懿妹！你近來怎麼樣了？」

痛苦。徒然悲傷，痛苦，是沒有用的……懿妹！我們從另一方面看來，人生是值得讚美的，不是空虛無意義的。悲慘，痛苦，便是你前途幸福的母。努力吧！努力在你這悲慘，痛苦的人生裡，創造前途人生的幸福，懿妹！」

是這樣的冷酷！——「誰這样的冷酷？——誰這样的狠心？」伊在朦朧裡從郵差手裡接到一封離別數年渺音信的明信底來信。注神一看，原來是和伊同知己的S妹寫來的。伊好像很不願意拆開這封信似的；或者是他不敢拆開吧！他總想把他所有的一切蘊藏在深心裡的憂愁除掉。「拆開了罷！」他底腦海裡起了一澎湃的巨大濤。  
「S姊呵！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不是又受了黑暗家庭的壓迫便是受了冷酷社會的欺詐……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我不願意拆開你底信，使我這孤零的苦命兒增了無限的悲悽……姊呵！你底來意知道了。」  
伊實口不願意或是不敢拆開S姊底來信，可是經過好幾次腦海裡的反轉；終歸把那封來信拆開了。

變成昏黑。——  
我底靈魂已飄蕩在四方！」他很興  
同s姊表示同情剛纔對他所說的話。伊却  
然地伏在s底懷裡：  
我底魂呀！  
歸來罷！  
我現在覺得人生值得讚美的啊。  
我底魂呀！  
歸來罷！  
人生是一齣戲劇，  
我現在要從新開幕——  
我底魂呀！  
你可早厭惡人生，  
永絕不回？

鄭炳煌（投）

——我底兒呀！你怎麼這樣的悽慘，誰叫你了你侮辱了你，不妨告訴你老母。兒呀！你抬起頭來，看看你老母爲了你戰栗如瘋。伊抬起頭來，見尹氏慈母淚珠點點滴滿地，伊底不住。伊底神經緊張了，伊底心血暴發了，伊底睜開着兩肩望着慈母緊緊地抱住。伊底嚦嚦的難聲高高地啼了，伊底夢又醒了。伊底自般地躺在牀上。這時東方已發出魚肚白色來，天也快就要亮了。

我我們底小寶寶——南華——已經有兩個數星期沒和諸位讀者們見面了，愧甚！愧甚！！

在諸位也許會疑惑到我們，說我們的學校裏的事務及功課很是忙碌，同志們的稿件也有點兒缺乏，在這一點，愛畫「南華」的讀者，也許是能夠原諒的。但是我們仍然時刻地在這裏努力呢。

「我底兒呀！你怎麼這樣的悽慘，誰壓迫了你？侮辱了你，不妨告訴你老母。兒呀！你抬起頭來，看看你老母爲了你戰慄如癱」。伊抬起頭來，見尹氏慈母淚珠點點滴滿地，流個不住。伊底神經緊張了，伊底心血暴發了，伊底睂開着兩肩望着慈母緊緊地抱住。伊底兒有般地躺在牀上。這時東方已發出魚肚白色來，天也快就要亮了。

我們底小寶寶——南華——已經有兩個多星期沒有和諸位讀者們見面了，愧甚！愧甚！！

在諸位也許會疑惑到我們，說我們偷懶，但是事實却不是如此：我們近來學校裏的任務及功課很是忙碌，同志們的稿件也有點兒缺乏，在這一點，愛華「南華」的讀者，也許是能夠原諒的。但是我們仍然時刻地在這裏努力呢。

我底心喎，碎了，碎了！我伸出兩肩想把你  
擁住，牢牢地抱住，隱藏在我底幽遠的心靈裏。  
可是，可是一醒覺來，却抱了一個空。  
使我好悽慘的幾次夢呵！  
慧却不肯一線任我隨意。  
「努力吧！s！你不肯努力就是你真正作  
痛苦！你前途人主的幸福，永不能造成！」  
「我果然照我底智慧教訓我的話努力起  
來了！自此以後我覺得人生是值得讚美的。  
「啊，s姊！我知道了，我完全覺悟了！  
水中的紋，  
如水蛇的搏動；  
我俯首下望，  
看我的臉兒，  
已起了無數的綺痕。  
日向西斜去了，  
牧童驅牛回家；  
鄉村的吹烟樓櫓  
最好看的天末的彩霞，  
一霎時；  
變成昏黑。  
＊＊＊＊  
可是我底靈魂已飄蕩在四方！」他很興  
同s姊表示同情剛纔對他所說的話。伊却  
然地伏在s底懷裡：  
我底魂呀！  
歸來罷！  
我現在覺得人生值得讚美的啊。  
我底魂呀！  
人生是一齣戲劇，  
我現在要從新開幕！  
我底魂呀！  
你可厭惡人生，  
永絕不回？